

筆記小說大觀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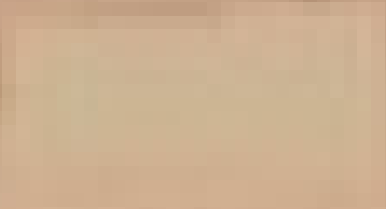
宋吳曾纂
能改齋漫錄

第四冊

進步書局校印

新加坡南洋華僑
教育會
勸學部
勸學部
勸學部

南洋華僑教育會
勸學部



能改齋漫錄卷六

宋 臨川吳曾虎臣纂

事實上

江總還宅詩

紅顏辭鞦絡。白首入輶轅。乘春行故里。徐步採芳蕪。徑毀悲求仲。林殘憶巨源。見桐猶識井。看柳尚知門。花落空難徧。鶯啼靜易喧。無人訪語默。何處叙寒溫。百年獨如此。傷心豈復論。乃江總自梁南還尋草市宅詩。杜子美曉行口號斷章云。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

槎頭縮項編

孟浩然檀溪別業詩云。梅花殘臘月。柳色半春天。鳥泊隨陽雁。魚藏縮項編。又峴山作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編。美人騎金錯。纖手繪江鮮。又送王昌齡詩云。土毛無縞紵。鄉味有槎頭。故杜子美解悶詩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新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編。按杜田作杜詩補遺正謬云。槎頭一說為襄陽郡地名。一說為釣磯上枯木。及見曾繹云。皆非也。爾雅摻謂之泔。摻音參。泔音岑。孫炎釋云。

積柴木水中養魚曰撻。襄陽俗謂魚撻為槎頭。言所積柴木槎枒也。予以杜魯二說皆非。蓋二公不讀習鑿齒所撰襄陽耆舊傳。所以為此之紛紛也。蓋傳云漢水中鱖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鱖宋張敬兒為刺史。作六檣船置獻齊高帝。曰奉槎頭縮項鱖一千八百頭。子美耆舊之說槎頭之義。乃渙然可曉。

對揚抗士卒

杜子美送李校書詩。對揚抗士卒。乾沒費倉儲。勢藉兵雖用。功無禮忽諸。御鞍金駉褭。宮硯玉蟾蜍。初不曉對揚抗士卒。為何等語。讀上林賦。方悟抗挫也。五官切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蓋方入對。宜論蜀中兵老財匱也。又王褒四子講德論曰。驚遠抗士。屢犯芻蕘。

白露團

杜子美初月詩云。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又白露詩云。白露團甘子。又江月詩。玉露團清影。又絕句。玉座應悲白露團。按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謝玄暉猶露餘。露團。庾信胥臺露詩。惟有團階露。承曉共霑衣。杜詩之所本也。

生男墮地要膂力

傳玄豫章行云。苦相身為女。卑陋難具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雲。女育無欣慶。不為家所珍。玉顏隨年改。丈夫多好新。昔為形與影。今為胡與秦。故杜子美生男墮地要膺力。一生富貴傾家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畫者楊契丹

翰林學士吳郡朱景元畫斷云。楊契丹。隋唐間人。官至上儀同。六法備該。甚有骨氣。在閭立本之下。余乃悟杜子美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豈但祁岳與鄭虔筆力。遠過楊契丹之句。

艦子

杜田杜詩補遺正謬云。杜子美最能行云。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艦子。按揚雄方言。南楚江湖相。凡船大者謂之舸。艦。小舟名。音葉。言輕如小葉也。切韻玉篇。並不載艦字。余按王智深宋記曰。司空劉休範舉兵。潛作艦艦。則艦字不為無所本也。

淡沲潭陀

杜子美醉歌行云。春光淡沲秦東亭。淡沲當是潭陀。見富嘉謨明水篇曰。陽春二月

朝始曉春光潭陀度千門。明水時出御至尊而富。又本梁簡文和湘東王陽雲樓簷柳詩云。潭陀青帷閉玲瓏朱扇開。第拖一字不同。選江賦隨風猗萎與波潭沲善曰潭沲隨波之貌沲徒我切簡文與富皆本于此。

定昆池

唐劉餗撰隋唐嘉話云。中宗朝安樂公主請昆明池。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公主不悅。因大役人徒。別掘一池。號曰定昆池。既成。而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日知詩云。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當時作者勞。故杜子美陪鄭廣文何將軍山林詩云。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

將軍樹

杜子美有過宋之間莊詩云。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自注云。之間弟執金吾。舊注引後漢馮異。每所止舍。獨在樹下。軍中呼為大樹將軍。余以為事雖本此。亦自周庾信。隋元行恭。二人詩發之。庾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云。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烏。元行恭過故宅云。顏城百戰後。荒邑四鄰通。將軍樹已折。步兵途轉窮。子美意取此。

星劍玉琴

杜子美暝詩云。正枕當星劍。收書動玉琴。按越絕書。王取純鈎示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往觀於湖。觀其丈。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溢於塘。李嶠寶劍篇。背上名為萬年字。胸前點作七星文。又晉嵇康琴賦云。絃以園客之絲。徽以荆山之玉。故杜子美取之。以為詩。

芳塵

石虎起四十丈之樓。結珠為簾。垂五色玉珮。雜寶異香為屑。風作則揚之。名芳塵。塵甚以洒洒之。名粘雨。按陸雲喜霽賦云。戢微波於桂水兮。起芳塵於沉泥。雲生於虎之前。則芳塵之說。不始於石虎也。司空曙送高勝謁曹王詩曰。想君登舊樹。重喜掃芳塵。

張旭草聖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又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詩云。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按唐書本傳。止言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世呼張顛。不言其詳。惟李頎有詩贈之。其言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則足以見杜所謂東吳精之意。其言露頂。據胡牀。長叫三五聲。

則足以見所謂脫帽露頂之意。

高春下春

淮南子曰。經於泉隅。是謂高春。頓於連石。連音焮是謂下春。乃悟梁元帝遊後園詩。暮春多淑氣。斜景落高春。又納涼詩。高春斜日下。佳氣滿闌楹。唐薛能詩。隔溪遙見夕陽春。然山谷夢伯兄詩云。相携猶聽隔溪春。此豈誤也哉。

桃花水

陳張正見公無渡河詩。擢折桃花水。飄橫赤劍流。乃隋薛道衡渡北河詩。桃花長新浪。竹箭下奔流。所本也。桃花水見溝洫志。河決而桃花水漾溢。又見韓詩外傳。竹箭流水。慎子曰。河下龍門。流駛竹箭。駟馬追之不及。故杜子美南征詩。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

灌嬰井

張僧鑿潯陽記云。溢口城。漢灌嬰所築。漢建安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適中古甃。得石函。銘曰。漢六年。頰陰侯開。下去云。三百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為己瑞。井極深。溢江有風浪。井水輒動。邦人因以號浪井。故李白下潯

陽城泛彭蠡詩云。浪動灌嬰井。潯陽江上風。今井在衙城內之西圃。又記云。上有三石梁。長數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與弟子。緣石梁而渡。見金闕玉房。地皆五色文石。故李白詩云。金闕前開三峰長。銀河倒挂三石梁。梁劉刪詩亦用此事故云。危梁耿大壑。瀑布洩中天。太白本之耶。

張平叔贓吏

東坡云。白樂天行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誥云。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為割剝。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誥。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以上皆東坡語。余讀唐柳氏家訓。載柳公綽為中丞曰。張平叔以僥倖承寵。及罪發。鞠於憲司。吏司曰。張侍郎。公綽叱曰。贓吏豈可呼官。據按復引云。囚張平叔繫于別圃。遂窮竟其失官錢四十萬緡。以具獄聞。此事東坡蓋未之見耶。

月隨灰而暈缺

梁朱超舟中望月詩。入風先遠暈。排霧急移輪。梁庾肩吾望月詩。圓隨漢東蛤。暈逐淮南灰。庾信望月詩。灰飛重暈缺。莫落獨輪斜。蓋用淮南子所謂風隨灰而暈缺。杜

子美晚月詩。欲得淮南術。風吹暈已生。

關山月

周王褒有關山月詩云。關山夜月明。愁色照孤星。半形同漢陣。全影逐胡兵。仄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寄言亭上吏。遊客解鷄鳴。唐德宗朝。長孫公輔亦有關山月詩。略云。淒淒還切切。戍客多離別。何處最傷心。關山見秋月。故杜子美詠月。凡使關山者五。初月云。關山空自寒。玩月呈漢中王云。關山同一照。吹笛云。月傍關山幾處明。又寄張彪詩云。關山信月明。又十六夜玩月詩。關山隨地濶。河漢近人流。

玉花驄照夜白

明皇雜錄。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又異人錄云。玉花驄者。以面白。故又謂之玉面花驄。故杜子美丹青引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觀曹將軍畫馬圖。歌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

薛稷畫鶴

南部新書云。秘省內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餘令畫鳳。相傳號四絕。故杜子美有通泉縣署屋壁薛少保畫鶴詩。所謂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

字舞

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鸞各一叢。每遇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王建宮詞也。按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字舞者。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故建有太平萬歲字之句。

鵝鵝膏

爾雅注。鵝鵝似鳧而小。膏可瑩刀。續英華詩。有馬銜首着葉。劍瑩鵝鵝膏。故杜子美贈太常張卿均詩云。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鵝鵝。又大食刀歌云。鑄錯碧甕鵝鵝膏。銛鏘已瑩虛秋濤。

日亭午

天臺賦曰。羲和亭午。纂要曰。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日氣曰暉。日初出曰旭。日昃曰晡。日温曰照。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昃日。晚曰旰。日將暮曰薄暮。故杜子美晨雨詩云。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又通泉驛詩云。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

厨人

劉楨瓜賦序曰。在曹植座。厨人進瓜。植命為賦。立成其詞云云。故杜子美山館詩云。

厨人語夜開。戰國策張儀引厨人曰。乃知厨人。已具戰國策。

水精域

江總大莊嚴寺碑。俯看驚電。影散琉璃之道。遙拖宛虹。光遍水精之域。故杜宿贊公房詩云。身在水精域。

雲閣

甘泉賦。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龍以混成。李善曰。雲閣。言高連雲也。杜子美詩。散騎未知雲閣處。玉戶金鋪門首也。璇題。玉英題頭也。棖椽之類。皆以玉飾。英華相屬也。

白玉堂金華省

古樂府詩。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羅酒尊。使作邯鄲倡。故杜子美詩云。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

水晶宮

任昉述異記云。吳王闔閭造水晶宮。又魏畧曰。大秦國。以水晶為屋柱。故杜子美曲江對酒云。水晶春殿轉霏微。

三受降城

杜子美諸將詩云。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按唐中宗時。張仁愿取漠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封韓國公。故杜公云耳。

臘日賜口脂

景龍文館記。三年臘日。帝於苑中。召近臣賜臘。晚自北門入於內殿。賜食。加口脂臘脂。盛以翠碧鏤牙筩。故杜子美臘日詩云。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王達宮詞云。月落天寒近臘時。玉街金瓦雪漓漓。浴堂門下抄名入。公主家人謝口脂。皆言臘日賜口脂也。

地平如掌

沈佺期長安路詩。秦地平如掌。層城出雲漢。故杜子美樂遊園歌云。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

蒼玉佩翠雲裘

禮記曰。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璠玟。又宋玉風賦曰。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被翠雲之裘。故杜子美更題詩云。群公蒼玉佩。天子翠雲裘。

萼為露葵

顏之推家訓有蔡郎者諱純。遂專呼萼為露葵。面墻之徒。遞相倣效。承聖中有士人聘齊。主客郎李恕問曰。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萼。水鄉所出。今食者綠葵耳。故杜子美茅屋檢校收稻詩云。秋葵煮復新。又寄杜佐詩云。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

教坊內人

忽看金輿向月陂。宮人接著便相隨。恰從中尉門前過。當處教看卧鴨池。王建宮詞也。按唐著作佐郎崔令欽教坊記云。左右兩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坊外有水泊。俗號月陂。陂形如偃月也。故王建述此。又言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常在上前頭也。其家在教坊內。謂之內人家。四季給米。得幸者謂之十家。故王建宮詞云。內人對御疊花牋。內人唱好龜茲急。內人相續報花開。內人籠脫繫紅繵。內人恐要秋衣著。內人爭乞洗兒錢。

集絃膠

仙傳拾遺云。漢武天漢三年。帝巡北海。王母遣使獻靈膠四兩。乃集絃膠也。出鳳麟洲。洲上多鳳麟。數萬為羣。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曰集絃膠。一名連金泥。弓弩

已斷之絃。刀劍已斷之鐵。以膠連續。遂不脫也。故杜子美病後過王倚飲。歌云。麟角鳳嘴世莫識。煎膠續絃竒自見。

銀床

杜子美謁玄元廟詩。風箏吹玉柱。露井凍銀床。潘子真詩話。以杜用晉史樂志。淮南篇。淮南王自言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甌素綆汲寒漿。潘引此未盡也。按山海經曰。海內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高萬仞。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郭璞注曰。檻。闌也。故梁簡文雙桐生空井詩云。銀床繫轆轤。庾肩吾九日詩云。銀床落井桐。蘇味道井詩。澄澈瀉銀床。陸龜蒙井上桐詩。獨立傍銀床。碧梧風嫋嫋。蓋銀床者。以銀作闌。猶山海經所謂以玉為檻耳。洪覺範冷齋夜話。不知出此。乃引嘉祐中許彥周知澶州。河濱漁網得一小石。刻詩云。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桐花落盡。強半在銀床。

五夜

衛宏漢舊儀曰。五夜者。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渾天儀制曰。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故杜子美早朝詩云。五夜漏聲催曉箭。

松花酒

唐原化記有老人訪崔希真。希真飲以松花酒。老人云。花溢無味。以一丸藥投之。酒味頓美。裴鉶傳奇載酒名松醪春。故杜子美集載杜員外詩云。松醪酒熟傍看醉。劉長卿送從兄之淮南詩云。沂沿隨桂楫。醒醉任松華。又至華陽洞詩云。蘿月延步虛。松花醉閒宴。

浮蟻

周庾信謝賜酒詩云。浮蟻對春開。蓋用曹子建七啟。盛以翠尊。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故杜子美贈汝陽王詩云。仙醴求浮蟻。江樓夜宴詩。尊蟻添相續。簡院內諸公詩云。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

獨酌謠

陳沈炯獨酌謠云。獨酌謠。獨酌謠。智者不我顧。愚者余不邀。不愚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白樂天以吳祕監有美酒多獨酌。但蒙書報不以飲招。故曰君稱名士誇能飲。我是愚夫肯見招。蓋用王孝伯讀離騷。痛飲酒是也。

龍鳳膏為燈

王子年拾遺記海人乘霞舟以雕囊盛數升龍膏獻燕昭王王坐通雲之堂然龍膏為燈火色耀百里煙色如丹洞冥記漢武帝以丹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為屑以淳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余乃知李長吉歌烹龍魚鳳玉脂泣羅屏繡幙圍香風非鑿空語也

八舍

唐沈佺期自考功員外郎拜給事中作詩云旭日千門起初春八舍歸又酬楊給事廉見贈省中詩云分曹八舍斷解袂五時空按應劭漢官儀曰侍中舍有八區論者言員本八人

巴渝曲

樂府解題載武王伐紂歌使工習之號曰巴渝之曲美其地因巴渝以取名杜子美暮春題瀼西草堂詩以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今世所傳印注杜詩乃引前漢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殊不知巴渝之歌自武王伐紂始

浮查

杜子美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詩末章云浮查並坐得仙老暫相將前輩多引張